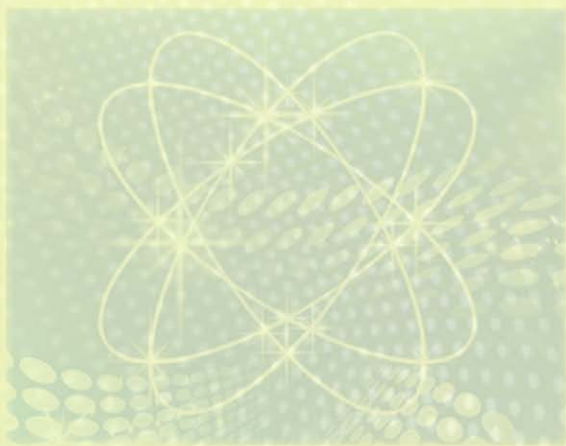


20 世纪中国纪实文学文库

1900-1949 苦难与风流

柯灵 主编



20世纪

中国纪实文学文库

1900-1949

苦难与风流

第一辑

事件卷

主 编 / 柯 灵

执行主编 / 关 鸿

本辑主编 / 许国良



文 匯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戎思平

封面装帧:陶雪华

20 世纪中国纪实文学文库

第一辑(1900—1949 年)

苦难与风流

事件卷

主编 柯 灵

执行主编 肖关鸿 本辑主编 许国良

文匯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虎丘路 50 号 邮政编码 20000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复旦大学印刷厂印刷

1996 年 12 月第 1 版

开本:850×1168 1/32

1998 年 11 月第 3 次印刷

字数:380,000

印数:18 001—23 000

印张:16.25

ISBN7-80531-410-1/I·28

定价:26.00 元

前 言

纪实文学是一个民族为自己建造的纪念碑。它真实地记录了民族的盛衰强弱荣辱兴亡。墨写的史册比任何花岗岩建筑更加永久而辉煌。

纪实文学的传统源远流长，几乎与文明史一样悠久，早在公元前后两个世纪，东西方相继出现如《史记》与《希腊罗马名人传》这样的煌煌巨著。

但是，古典纪实文学中的一种主要样式传记文学的黄金时代并没有持续多久，长期的停滞一直到明清之交才出现转机。

本世纪初，纪实文学的另一种主要样式报告文学应运而生，这不仅出于急剧变化的时代的需要，而且还与近代新闻事业和机器印刷术的发展密不可分。

新时代呼唤的新文体取代了与几千年帝制崩溃同时扫荡的旧文体。传记文学的复苏，报告文学的新生，中西文化交汇的激流注入的生命力，使纪实文学呈现了全新的面貌和空前的繁荣。

现代纪实文学的兴盛是历史的选择。它与20世纪中国的命运息息相连。纪实文学第一次成为时代最敏感的神经，同样，时代也为纪实文学提供了最广阔的天地。

20世纪的中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这个世纪对当代人与后继者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当世纪末又将临近时，人们

已经开始从各个领域各个角度各个层面对这个将要结束的一百年进行回顾总结。这是一个太大的题目，我们只能从某一个方面做点自己的努力。

我们选择纪实文学，首先因为从来没有人做过这样的梳理和总结，这样的尝试富有某种挑战性。

另外，纪实文学既是历史的，又是文学的，是文学作品中最贴近历史贴近现实的一种样式。我们梳理纪实文学的脉络，也是梳理历史与现实的脉络。这会成为我们作世纪回眸的方式。

自从历史的概念被分为“事件的历史”和“叙述的历史”之后，人们意识到很大部分历史都是“叙述的历史”。因此，不是官方教科书，而是由亲历者根据个人经验撰写的“历史”就显得特别珍贵。这也是纪实文学的价值所在。

纪实文学留给当前的是信息，传之后世的是文献，而信息传播与文献留存的载体则是有欣赏价值的文学。我们在兼顾到这三种价值的同时偏重的是文献价值，旨在为读者和研究者提供第一手的直接观察和原始文献。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所选编的纪实文学范围除了报告文学和传记文学这两大类之外，还有纪实性散文和文学性特写。

整个20世纪纪实文学拟选编为五辑二十卷，从今年起逐年推出，到1999年完成。这是一个颇为浩大的工程。

今年推出的是第一辑四卷。

编者

1996年12月

目 录

前言	(1)
洋兵进京逐日见闻记略	仲芳氏 (1)
黄花岗起义	黄小配 (11)
袁世凯的秘密外交	刘禹生 (42)
黎元洪复职记	张梓生 (57)
袁世凯当皇帝前后	马叙伦 (80)
执政府大屠杀记	朱自清 (85)
张勋复辟记	陶菊隐 (92)
北洋军阀之暮景	徐彬彬 (129)
北京大学和学生运动	蒋梦麟 (163)
光复广东与北伐	邹 鲁 (175)
北伐途次 (节选)	郭沫若 (181)
一个伟大的印象	柔 石 (189)
五月三十日的下午	茅 盾 (197)
随军西行见闻录	陈 云 (201)
愤怒的火山爆发	佚 名 (242)
记十二月二十四日南京路	陈荒煤 (253)
十二月二十四日续记	陈荒煤 (257)
卢沟桥畔	范长江 (263)
闸北打了起来	阿 垞 (271)

陕北之行	范长江 (311)
铁的子弟兵团	李公朴 (327)
大战平型关	孟秋江 (341)
踏进了伟大的战场——台儿庄	谢冰莹 (361)
告别平津	黄厚继 (370)
当南京被虐杀的时候	汝 尚 (382)
江南抗战之春	陈 毅 (390)
百团大战	邱 华 (405)
十万人逃亡	王 戎 (414)
战斗的南泥湾	吴伯萧 (437)
延安五日记	黄炎培 (443)
日军的暴行	华振中 朱伯康 (464)
日军签降一幕	鸿 增 (484)
毛泽东先生到重庆	彭子冈 (487)
李公朴被刺前后	禾 干 (490)
闻一多先生死难详记	赵 铭 (494)
孟良崮——七十四师的坟墓	韩希梁 (498)
总崩溃	华 山 (503)
编后	(512)

仲芳氏

洋兵进京逐日见闻记略

七月二十日，各国洋人袭陷京师。二十一日，夜雨淋漓，清晨未止。天将拂晓，有人自城内逃出，言皇太后、皇上携领宫眷与亲近、王公大臣统率御营兵丁，于夜半弃国潜逃，以避其锋。闻由宣化府一带投奔山西省垣。又闻前门内、东城、北城死尸堆山，或居民行人遇害，或兵丁巷战捐躯。又闻诸国洋兵，俱划分地界把守各处，竖插各国旗号，遍地尽是洋人。大街小巷逃走之人，男女老少拥塞道路，无分仕宦商民，俱拖泥带水而行，嚎哭之声惨不忍言。各城门楼均为洋兵屯占，在城墙上绕放枪炮，以施其威。其炮声甚烈，每一炮响三声，炮子空中飞舞，三四里之外始落，震摇房舍，晃动墙壁倾颓，沿城施放，接连不绝。

又闻传言，凡在京之文武大小衙门与官宦之家，及在官人役，洋人皆欲一概杀绝。各巷无论仕庶商贾，俱将官衔、堂名、门对，尽行刮洗干净，有刮之不及者，用青灰刷抹。一刻之间，各处皆然。所幸彰仪、西便二门，洋人尚未占据，逃难之人均从此二门而出。

自夜至黄昏，微雨一日。愁云密布，地暗天昏，人之性命全在呼吸之间，难卜存亡。夜晚遥望城内，正北火光照耀，半天皆红。或云洋兵烧毁内廷宫殿，或云洋兵焚掠民间。官民住户有欲合家殉难者，有欲携眷逃生者，有欲弃家孤身远避者，有欲亲友结伴同行者。既无处雇觅车马，又难多带财帛衣装，家家议论纷

纷。当是时也，予家未尝不乱，予心未尝不惶，因念有数事不易，故一时行止难决。第一，上有七旬老母，长途跋涉，难免不耽惊险，倘遇不测，负罪何堪设想。第二，下有兄弟弟妇妻室儿女，举家逃难，所费不貲。以寒薄之家而与富足相比，力实未逮。第三，无栖身之地可投，远无亲族，近无至友，奔往何方。即幸逃出城外，夜晚何处安身，露宿风餐，作何安置。与其浮萍而生，曷若团圆而死。第四，幸能逃存生命，遍地尽是土匪贼兵，亦恐不能始终相聚。顾此失彼，进退两难。设有离散，命俱难留。是不死于洋人，而死于土匪矣。第五，予家本非素丰，然家具衣饰，虽无值钱之物，一切尚称齐全。今一旦弃家而逃，势必为人所抢。倘能邀天之佑，得有回归之日，四壁皆空，何以聊生。第六，予父子弟兄，肩不能担，手不能提，毫无一艺之长，在外何以谋食；即或保全性命，终为外乡饿殍。左思右想，有此数难，逃生实多窒碍，只可将死生付之度外，生则合家聚守，死则合家殉节。惟有形色镇定，意见不移，听天由命而已。

二十二日，阴雨霏霏，昼夜未止。我朝宗社失陷，民遭涂炭，天亦为之悲悯。连日阴云惨雾，细雨终宵，凄凉之形，不堪言状，谁谓苍天无警欤。各城城墙上大炮之声，一夜未住。炮子在人头上飞旋，着身登时殒命。各处逃生之人，连夜冒雨而行，泥水过膝，衣衫湿透。搀老怀幼，扶掖而行。哭喊之声，远闻数里。有逃出彰仪、西便门外者；有行至护城河边，被炮击回者；有青春少妇、年迈婆娘，艰于步履，出门仍回者。满街呼儿唤母，觅子寻爷，惨难寓目。

二十三日，京城内外地面街道，各国洋人分界管辖，与上海、天津租界相仿。各国洋兵均在本国所管界内，或衙署公廨，或庙宇会馆，或住宅铺户，分队驻扎。最苦莫甚于住户之房，洋兵蜂拥而入，将居人无论男女驱逐，空手而出，衣饰财物，丝毫不准携带，合门财产并为洋人所占。更有奸留妇女，戕杀男人者。人

在仓促之间，不及防备，多被所扰。由是有闭门自焚者，有全家身殉者，有被逐无处投依自尽者，有被污羞忿捐生者。各街巷哭嚎之声，遍处皆同。以京师合城而论，前三门外受灾稍轻，城内及北城受难尤重。死尸遍地，腐烂熏蒸，惨难寓目。

各国既定分界，凡在界内之铺户住户，不拘贫富，各于门前插白布旗一面。居住某国地界，旗上即用洋文书写“大某国顺民”。又有用汉文写“不晓语言，平心恭敬”贴于门前者。又有按某国旗号样式，仿做小旗，插于门前者。予家为美国所管，门前即插“大美国顺民”白旗。幸冯秀庭有世侄胡荃荪，素精英美文，所插白旗，皆求其书写，又用洋文写“此户系安善良民，乞勿骚扰”等字，贴于门上。

各国洋兵，自二十一日扎队后，纷纷扰掠，俱以捕拿义和团、搜查军械为名，三五成群，身挎洋枪，手持利刃，在各街巷挨户踹门而入。卧房密室，无处不至，翻箱倒柜，无处不搜。凡银钱钟表细软值钱之物，劫掠一空，谓之扰城。稍有拦阻，即被戕害。当洋人进院之时，人皆藏避，惟有任其所为，饱载而行。此往彼来，一日数十起，至日落方觉稍安。闻城内与崇文门以东为尤最。各国洋人，并不分界，混乱而入。较之前门以西，更多不堪矣。

夜晚，遥观城内，火光照耀，通宵达旦，未悉焚烧何处。各胡同人沸犬吠，俱是土匪在附近撞门劫抢。直至后半夜，始稍稍安静。

二十四日，大街小巷各按洋人分界插满白旗。莠民土棍，皆倡言无处换钱，余粟粮米，纠约匪徒肆行抢掠。钱铺、烟铺、粮店、米铺、当铺、布铺和绸缎、估衣等铺，城内城外均被抢夺一空。即小本生意，各行手艺，不论铺之大小，货之巨细，但凡闭门逃走，仅留一二人看守者，俱被抢掠无遗。甚至将门窗栏柜，亦皆拆抢一空。不独贫穷之人与土匪无赖之辈打劫，就是儒雅体面之人，亦乘间随众抢夺。皆因城陷国亡，地方官隐匿，差弁吏役

无踪，毫无王法可畏，故肆无忌惮也。

城内城外通衢僻巷，遍处尽是洋兵挨门搜掠财物。予家于午后，来有美国洋兵二名，并本地教民一名，各持洋枪，在门前强索钟表金银。予等婉言再三，索去马表一枚，洋银一元，幸未进院惊扰，此尚称万幸。闻别处多是土匪勾结洋人，进屋强掠，稍有抗拒，便白刃相加；或开门稍迟，即劈门而入。故哄传洋人来时，切不可藏躲。惟有开门放进，任其搜劫。财物虽失，人之性命尚可保全，否则人财俱亡矣。

二十五日，城内城外各铺户俱被民匪抢劫罄尽，烟钱铺、粮食店和估衣、首饰等铺无一家存留者。遍街俱是洋兵，挨门搜掠。此来彼往，日无休息。甚至有一日十数起进门者。衣物器皿好者皆掠；次者刀劈摔碰，任意作践。

八月初一日，各街巷匪徒抢去财物，任意吃穿。时在暑热，竟有身披绸缎皮棉衣服，而手执凉扇，沿街游行，骤然富翁自居，不以抢夺为耻。夜间百十成群，劫掠住户。遥闻各处人喊犬吠，终夜惊心。顺治门以西善果寺、增寿寺、长椿寺、全浙会馆、越中先贤祠，俱被德国将居人逐出，在内驻扎洋兵。附近居民男妇，均遭险扰，尚未闻奸害人民。

初四日，各国洋人喜食鸡鸭，各处闻声寻取。别国搜掠财物，稍稍较前数日轻缓。惟德兵初到，每日在各街巷逐队成群，挨门扰掠。本地匪徒跟随而行。洋人掠去细软值钱之物，将及出门，土匪乘乱而入，大肆抢劫，比洋人尤甚。商民无敢抗拒，任其饱载而行。洋人叫门，开者稍迟，即用大石砸碎而进。至院见人便打，以为闭门不开之过也。进屋搜劫，翻箱倒柜，无处不至。亦不令人相随，随者多遭毒打，甚有伤重登时殒命。是以各处因我巷中有冯、程二公与洋人送礼，求有护照，为杜洋兵，莫不闻风糜至，集办厚礼，求二公转达。来者数百家，多在予前厅坐落，人声嘈杂，非常之乱。

初十日，琉璃厂一带驻扎德兵，连日附近各街巷洋人成群打伙，沿街乱串，随便进门搜掠。又有漏网教民与本地土棍，与谁家稍有微嫌，即勾带洋人大肆劫掠。更有无良之男女奴仆，勾串洋人，恣意掳劫。洋人得其指引，益在各处寻购底线，彼此皆可生财，铺户居民，无一家不受骚扰者。洋兵初陷京师，城内受灾最重，城外较轻；今城内稍安，前三门外又复大乱。可见气数转移，大劫不能幸免也。哄传通州被义和团收复，到处言传，其实并无其事。盖谣言愈起，洋兵愈严，民心愈乱。土匪借端煽惑，以遂其抢夺也。仕民更难盼有生路之日矣。又传闻皇太后、皇上由宣化府一路奔幸山西，不日将至太原。庆亲王特授便宜行事，李傅相已授为全权大臣，专办求和事宜。惟盼李相早日来京，便可拯救万民于水火之中矣。

十一日，予家清晨突来德国洋兵二名敲门，入院。闯进各屋，翻箱开柜，遍处搜寻财物。前后巷及左右邻均被搜扰，损失财物甚多。沿街洋兵如蚁，或三五人，或十数人，逐队持械游行。远闻犬吠，即是洋人来临，一日数惊，寝食悉难按时。德国又在通衢出示，其略曰：“特命提督柯达士为北京知府，管理本界地方，尔华民人等各宜恪遵。”云云。

十二日，各处洋人在街巷挨户捉人，名曰苦力，与之赴城外四乡割打高粱、玉米、青草，抬送至各驻兵之处喂马。来往皆有洋人押随，稍不努力，即遭毒打，苦不可言。无论仕农工商一并捉拿，多有全家被捉者。闻日前昆中堂率同在京大臣二十余人联衔遣人至宣化行在，呈递安折，并将京城失陷后，蹂躏困苦情形，详晰奏闻。旋奉到批旨：“览奏已悉，昆冈等困守危城，实堪嘉尚。已有旨令庆亲王、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便宜行事。着速催李鸿章来京，迅与各国和议，妥筹办理，以慰系念。钦此。”

十三日，洋人搜劫，竟有带同二套大车数乘，在各胡同挨户装运；不独细软之物，即衣服、床帐、米面、木器无所不掳。在

院则无处不到，在屋则无处不搜，家中人多者，尚有携取数件而行；若家中人藏避仅留一二人看守者，则任其打劫至净尽而后已。倏闻前街某家被扰，又闻后巷某家被搜；将闻左邻洋人才走，又闻右邻进去洋人；自天晓至日暮，不下数十起，魂梦皆惊。又哄传固安县黄村、采育、海子等处，义和团聚有数万，以复仇为名，裹胁良民，勒捐粮米，势甚凶虐。又闻今日有洋兵数千出永定、彰仪二门，或往迎剿团民，抑或下乡掳掠，殊未深悉。连日洋人搜扰利害，本地土匪略微敛迹。各处匪徒抢夺致富者，已不可胜计，夙日贫苦无赖之人与募食乞丐，莫不身著绸缎之衣，日食珍馐美味，沿街摇摆，自居富翁，吐气扬眉，忝不为耻，何苍天一无显报乎！或亦劫数反复，固应如是乎！令人追思，能不痛哭浩叹耶！

二十一日，洋人清晨在各胡同挨户敲门，进院在各房中搜拿年轻之人充当苦力；凡一家三人者，捉去其二，四人者捉去其三，只留衰老一人。家家如是，举巷惊慌。予家仆人老韩已被牵去，幸将安徽馆护照与洋人阅看，当时放回。左右邻及前后巷住户被捉者一百数十人，甚至京官、进士亦拿去洗衣、刷车、搬砖、抬土、扫地、擦桌，稍不遂意，用皮鞭马棒百般毒打，真是有意凌辱中华之人也。

自上月二十日城陷，洋兵麇至，今已一月，由彼肆行扰乱。若彼族欲灭清而王天下，久可改元自立矣；若欲屠城，久可用炮轰尽矣。各国又何必屡屡进兵，徒糜饷糈。悬揣其意，将来必仍归于和约通商而已。盖各国麇聚，一国霸占为帝，诸国必不相容。既和约可以假我威权，号召各省，既通商可以耗我国帑，剥削民财，留清朝一线之名，饱彼贪敛之欲。一月以来，毫无头绪，官商仕庶如釜中受烹之鱼，既遭洋人搜掠，复被土匪抢劫。目今虽不闻枪炮之惊，更愁断粮之虑。刻下白米每石银十两，粗麸白面每斤银五分，买米只卖十斤，买面只卖二斤，尚须鸡鸣而往，太阳一出即停售矣。香油每斤银三钱，猪肉每斤大钱三吊。其余居家日

用所需，不但价值奇昂，各行铺户闭门而逃，亦无处购买也。再困半月，势必粮尽绝食，无论贫富官民，一无所进，均是坐食山空。转瞬秋末冬初，天时渐冷，号饥啼寒，何堪设想。凡在京亿万人俱坐以待毙矣。

在京久居之仕宦商民，前于城陷之日，因乱弃家而逃，今（二十七日）多有回京者。细言往事，率皆悔恼弥深。当七月二十一、二，洋人炮声绕城环击，炮子满天飞舞，宣传杀尽城中之人以泄愤恨。又闻皇太后、皇上潜遁，盗匪大肆抢夺。时闻某家被匪焚杀，某家被匪奸掳。又闻某处阖门殉难，某处全家自焚。人人谁不惜命，更兼儿哭女啼，不得已将家产付之度外，携眷逃生以全性命。时在孟秋，只穿单纱袄裤，行旅既难多带，银钱不敢多拿，又无车马，又无伴侣，搀老扶幼，徒步而行。窃幸城门未闭，冒险逃出京城。遍地禾稼，一望无边，连天阴雨滑泥积水沾履湿衣。此时前进无投奔之区，退后无复回之理。只得舍死信步前行，腹饥无处买食，沿途偷窃玉米生吃；渴则井无绳罐，掬饮积雨之水；天晚无处安身，惟在青苗丛处露宿；夜间凉风透骨，冷露侵肌，又防路劫之匪，双目不敢交睫。或逢村人怜悯，亦不过为图重谢，藉以生财。每大钱一吊，仅买小米一斤，有米无火亦难作食。终日飘萍无定，囊中资斧断绝，前无所依，后无所附，只得仍回京城，又听天命。更有出城不远，即遇溃勇土匪打劫，或人丁遇害，或赤体空拳，进退无路，仍回京城。又有膏粱子弟，不耐粗食淡饭，跋涉奔波而回者。有长辈逃避在外，少辈尚留在京，音信不通，心悬两地而回者。大抵归来探询，则家资器皿，或被看守之人盗卖，或被洋人土匪抢劫，房舍拆毁，门户不存，无家可归，暂投亲朋借宿。受尽万苦千辛，反致倾家败产，依然仍回困京中，种种苦情，悉难枚举。在京住户，同受此病者何止数万家，实莫若大胆未逃，免受此一番惊险也。

二十九日，连日洋人在各处捉拿苦力，愈觉凶横。椿树三条

有居民吕姓，已被捉拿，意欲逃避，洋人竟开枪击打，身受重伤，登时殒命。人人由是更加恐怖。各街巷行人遇洋兵，则遍身搜索，凡银钱不拘多寡，全行掳劫。最苦是肩担小本生意，若遇洋人，则将所卖之钱尽数劫留，货本既亏，次日便难谋糊口矣。街道行人愈不敢行走。德国洋兵如此残暴，我辈何堪其苦焉。

十月初一日，德界之北城地面，自设华捕七局以来，尚未闻有匪徒抢劫之事。又创设苦力局，每日雇觅人夫百十名，遣往安徽馆、琉璃厂等处应役。洋兵有人驱使，连日尚未各处拿人。附近街巷，暂有行人，住户之官民，亦敢出头露面，人心稍安，实乃设局之效验也。又铺户住户每日洒扫街道，门前点灯，自八月十五至今，未敢一日疏懈。洋人不时巡查，多因怠惰受其毒打者甚众。今与洋人商议，亦归局中练勇督催经理，免受洋人之扰。

初二日，安徽馆之洋人，又将西南园一带民房焚烧数十间。或有向彼求情，并询其焚烧之故。彼云，因有匪徒向院内抛掷砖石，欲将四面所靠居民房屋烧绝，人烟离远，自无搅扰也。

初三日，城内城外各胡同铺户暂多开卖，惟仍不敢挂幌下门。车马骠驶畅行，各处行人亦皆坦然无恐，不带惊怖之形，即德界虎狼之区，亦似稍安。是全局颇有转机矣。

初四日，闻各国联军至东陵，虽未将陵寝烧掘，兵饷祭器，亦被劫掠一空。东西两陵皆遭焚掠，虽劫运使然，究由皇太后皇上弃京迁避，国无主宰，因循数月，头绪毫无。纵令洋人大肆猖獗，以万乘之尊，弃宗庙陵寝于不顾，罪莫大焉。恐千古之下，难逃史笔也。

十九日，近日城内城外无论何国界限，各街巷俱行人稠密，车马纷纭。虽无昔日盛世繁华之风光，实有转危为安之气象，大势可保无虞。尤热闹者，莫过于骡马市大街以南美国地界，饭馆酒肆数百家，赌厂宝局数十处，其烟馆娼寮更不计其数矣。世面虽丰，大半为抢劫匪徒而设。易得之财，视如粪土。任情挥霍，终日宴乐，尽付嫖赌之区。若安分之人，饔飧难继，焉有闲钱快乐乎。

十一月初一日，华捕各局在街巷遍贴告示，云：“天气渐寒，铺户住户门前泼水必致冻结冰成，洋人行走稍速恐有倾跌，均着暂行停止。如有不遵，定行惩办。”云云。每日泼水之功课，可以减免。惟每晚门前点灯，依然照旧。刻值夜长天短，仍须十二点钟熄灯，风雨勿阻，必须困熬半夜，真所谓软魔也。

辛丑正月初一日，新正元旦，清晨神佛祖先前，仍旧供献元宵。太平之年，饭后，则往各庙焚香、戏园观剧。今戏园虽有数处照常开演，奈苦无余钱，难鼓兴趣，惟有在家闷坐而已。

初二日，值此世乱，彼此虽不拜年，而至亲数家不能不往趋贺。仅便服步行往拜长辈五六处，聊尽人情耳。

初三日，闻庆王李相连日与各国会议。第一款严惩首恶一条，险而决裂。洋人欲将纵容义和团之文武一百三十余人，令我朝按名处死，实未免法过于罪。我国稍有未允，德国于二十八日发兵，纠合联军，径赴陕西行在，自行追擒。顷闻于腊月三十日始接奉电旨，委曲应允，大局又有转机。否则决裂祸乱，不堪闻问矣。

初八日，今日菜市口斩理藩院尚书启秀、刑部左侍郎徐承煜。护送囚车，弹压法场，皆是各国洋兵，约数百人。去年杀立山诸公时乃数千义和团护决，今则数百洋兵护决，世界变迁令人浩叹。午后，狂风大作，尘沙蔽天，或亦天之所憾欤。合京官商仕庶，议论纷纷，咸谓徐、启二公，虽信匪误国，惟愿我朝自强，不受列邦之挟制，究属忠于清朝，但未分强弱，不达时势耳。然较之附合洋人，苟图富贵者，又觉体面多矣。

十五日，今当上元佳节，各处冷淡，勉强以应元宵之典。晚间，月光昏暗，被风雾遮蒙。往年灯月交辉，今则阴风惨雾。天象如是，人自不觉耳。

十一月二十八日，皇太后、皇上及妃嫔、王公并随扈大小文武百官，由保定府启銮，坐火车至马家堡，乘轿进永定门还宫。沿路俱有马军门、姜军门大兵并八旗满蒙汉各营旗兵及五营步兵、五

城练勇排班保护。文武大小衙门满汉官员暨候补候选各官绅士耆民人等，俱自天桥迤南，直至大清门前，按班跪迎接驾。一路并不静街拦人，任人瞻仰。家家门前焚香挂彩，并不闭门。正阳门前后城楼焚烧罄尽，因修盖不及，高搭彩绸牌楼三座，亟其壮丽。各处看热闹之人，男妇老幼填塞蹊路，拥挤难行，真千古未有之奇观也。至此可谓大劫过矣。

一九〇一年

（选自《庚子记事》，中华书局出版）

